

# 高罗佩的盛唐社会生活图卷



《大唐狄公案》  
【荷兰】高罗佩 著 冬初阳、李江艳、张思捷、杨忠谷 译  
现代出版社 2023年3月

## 蓬菜篇

“快快下马！把你们的马匹和财物都留下！”冲在前面的强人已经到了二人面前，大声叫道，“识相的乖乖听话，我等是真正的绿林好汉，会放你们一条生路。”

“绿林好汉？”狄公一边下马一边冷笑，“偷袭两个手无寸铁之人，还要弩手压阵，这等行径也敢妄称绿林好汉，好不知羞耻！某看你们就是无耻的毛贼草寇！”

那强人听狄公如此羞辱，从马上一跃而下，身手矫健，身形飞快，手提单刀来到狄公面前。只见此人身高六尺有余，比狄公还高一寸，肩膀宽阔，脖颈粗壮，孔武有力，一看就是习武之人。强人满脸横肉乱颤，对狄公大声咆哮：“狗官！休得辱我！”

狄公直气得脸色通红，喝令洪亮：“将宝剑给某！”

持弩强人立刻策马冲到洪亮面前，冲狄公厉声威吓：“闭上你的臭嘴，速速留下马匹财物便是！”

“敢不敢光明正大和某一较高下，证明你们不是毛贼草寇？”狄公对持弩强人正色道，“来！敢不敢让他把剑给你？看某先结束了面前这个贼人，再来了结你这个只会放暗箭的鼠辈！”

持刀的大个儿强人闻言突然哈哈大笑，把刀放下，向持弩同伴道：“阿兄，今天咱们就陪这个长须痴汉玩玩，你便让他拿剑，我让他见识见识绿林好汉的本事，也好让他死个痛快！”

持弩强人看了一眼狄公，思忖片刻，向同伴道：“咱们可不能和他在白驹过隙工夫，劫马走了便是。”

“果然不出所料！”狄公冷哼一声，不屑道，“大话说得山响，实则胆小如鼠！”

大个儿强人闻言不由破口大骂，快步抢到洪亮马前，一把夺过雨龙宝剑，掷给狄公。只见狄公接剑在手，脱去长大袍，将长髯分成两络，甩到颈后打个结，一把掣出寒光闪闪的宝剑，对那持刀强人道：“无论你胜负如何，你们都要放了某这位随行老者。”

对方点了点头，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刀向狄公当胸劈来，狄公不慌不忙挡开这一击，进手虚刺几招，出手极快，持刀强人猝不及防，被逼得连连后退，倒抽一口冷气。站稳脚跟之后，持刀强人再度进招，这回不由加了十二分小心。二人这才真正开始一招一式刀剑相交。洪亮和持弩强人在一旁观战。二人你来我往，狄公发觉对手的刀招欠缺法度，显是自行在实战中摸索习得，看来并未受过名师指点。不过此人力大无穷，且颇有心计，频频将狄公往崎岖不平的路边引去，如此一来狄公不得不留心脚下，分神旁顾。这是狄公在武馆之外首次实打实与人过招，打得非常痛快。二人已走了十几个回合，狄公心中渐渐有底，再要不了几个回合就能找到机会击败对手。就在这时，大个儿强人手中那把寻常

单刀经受不起雨龙宝剑的锋刃，为挡狄公的锐利一击，突然断成两截。

只见大个儿强人怔怔瞪着手中断刀，不知所措。狄公转头向另一个强人厉声喊道：“轮到你了！鼠辈！”

狄公看出此人是个劲敌，精湛剑术一定得过高人指点，很难找到破绽。面对强敌，狄公斗得兴起，适才和大个儿强人一战抖开了筋骨，眼下面是越战越勇，似和手中这柄雨龙宝剑剑合一。只见狄公不断出招，直刺横掠，每一剑都直取对手要害。此人也在六尺上下，虽是个身材高大的壮汉，脚法却出奇轻快，只见他一一躲过狄公的剑招，又接连数招快斩回击。狄公手中的雨龙宝剑上下翻飞，嗖嗖作响，将强人的剑招一格一格，反手陡然一个长刺，只差一寸便刺到对手咽喉。此人却不退缩，很快递了几个虚招，正待再攻。

## 栏坊篇

“今日某特来拜会，确实有事求教。”狄公从容答道，“足下有个雅号叫作‘和尚’，想必是有些缘故。您一度确实是位释门僧人，就是那紫云寺的僧人。多年之前，那座寺院修习密宗异法之时，足下便是僧众之一。官府驱逐紫云寺的大多僧人之后，最后一位守寺僧人正是足下。寺中还有一位女尼无处可去，被明府府在那静修庵安置。如此说来，足下对佛寺之事定是熟稔于胸。”

巧王缓缓颌首道：“不错，狄明府，众人都说明府才智过人，名下无虚。明府其实心中雪亮，不必求诸外人，当然更无须在下饶舌。”

“非也。有一小节，还需足下明示。话说一座寺院之下的地窖通风孔道外口，可需装设栅栏，防范老鼠从孔道窜入？当然，某说的并非兔子。”

巧王兀自静坐，无比宽阔的双肩仍然无力下垂，参差的灰色长眉之下，双眼向上望着狄公喃喃道：“这么说来，明府果然知道了。不错，狄明府真是聪明绝顶，方才我已如此说过，还会再说一遍！”

“足下将栅栏忘了，不过还犯了更重的另一错误。你在乌木盒内字条上所写的一切露出老大破绽。一个饥渴交加的垂死女子，何必在字条的日期上注明年份？我一眼看到‘己巳年’三字便以为大谬不然。后来，我看出盒盖上圆形翠玉刻的古篆‘寿’字是为暗示她被人囚禁的所在，便断定这字条纯属伪造。即便她能在地窖的垃圾之内找到这么一个乌木盒子，即便身上有火绒能点燃那里的一支旧蜡烛，任何人都难以相信，一个以为自己命在顷刻的绝望少女，还能精心设计出这等难解之谜。”向桌面一指，又道：“若是一人终日坐在那里，低头面对许多巫术咒符，久而久之心智乖戾异常，设计出这个谜题，倒是在情理之中。”

“敢问明府，在下为何假借一个弥留少女之名，伪造那张字条？”

“为勒索杀害她的凶手。足下手下的一个乞丐，将那乌木盒送到李柯家中，说是在紫云寺后山坡的一个兔子洞附近得来的。其实兔子洞之说，是要让凶手想到地窖的通风孔道，告诫他送出盒子之人知晓他的一切鬼祟勾当。他的罪恶会被人察觉，是因伍小玉被推入地窖，并未立即身亡，且在弥留之际用鲜血写下那张字条，随后从通风孔道掷出，落到后山。于某而言，此事在提示另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实。那个送出盒子之人，知道凶手将伍小玉推下地窖之后，立即将那活门关上，不曾确定她坠落之后是否当场身亡。僧人，你究竟是如何得知此事的，明白回话。”

巧王并未立即回答，看来竟是一时失神。最后他终于开口，声音却极为虚弱：“塔拉已死，我也是将死之人。明府，我何必不说出实情呢？己巳年九月初十夜晚，塔拉就在紫云寺。一切都是魔神安排，她与那大殿中央的莲花台结下血咒，那莲花台因长年献祭礼拜，已得魔神赐下长生符。每当月圆之夜，塔拉便会前往大殿，在那莲花台火塘之中点燃圣木，祭祀魔神。当夜火焰熄灭，塔拉正要离寺，见到有个后生女子进入大殿，便暗中跟随。李柯就站在打开的地窖一旁，塔拉目睹他将那少女推入地底，关上活门。后来塔拉将此告知于我，她没有问李柯为何将那少女推入地窖，塔拉从来不会发问。”

“她昨日问了。”狄公道，“就在我那散手去找塔拉之时，她从那散手处得知少女名叫小玉之后，向她供奉的魔神问过。随后塔拉答道，小玉是在九月初十晚上摔断脖颈而死，这千真万确，昨夜我亲自验过小玉的尸首。魔神也告知塔拉，她会在昨日死去，此事也成真了。”

# 说君子(90)

十三、与天为一为君子

通过对“君子比德于诸物”的论述，可以清楚地领略到君子那种超越世俗而追求独立的精神人格。诚如《周易·遁·象传》所言：“君子好遁”。是说君子喜欢遁隐。在这种逃避现实世界生活方式中他们也从来不感到郁闷。之所以会如此，盖君子所具有的独立之精神和不惧强权之风骨。“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周易·大过》），此之谓也。但我们又说，君子的品行，君子的人格，君子的精神是有其丰富性的。作为有德有才的君子，其品行、人格、精神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他们既有超世的情怀，更有济世的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此之谓也。当然，构成君子的理想人格当然地更多主要反映在他们对人的心性的重视，对人的伦理的关怀，对人的道德的热衷，对人的责任的承担，对人的使命的担当，对人类社会的关注，对天地万物的关爱。而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华。其理论表现形式乃是“心性之学”与“天人合一”。而追求和实现“天人合一”于是就成为君子的最高理想境界。对于这种“止于至善”境界的向往与追求也正是“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孟子·离娄下》）的地方。也就是说，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恰体现在他们有着高于一般人的理想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呢！所以《中庸》就明确指出：“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意思是说，要想成为有道德的君子，不可以不修养自身的品德；想要修养自身的品德，就不可以不尽心地侍奉父母；想要尽心地侍奉父母，就不可以不了解人情；想要了解人情，就不可以不知晓天道。所以，顺应天道，止恶扬善就成为君子的理想。“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周易·大有·象传》），此之谓也。

（一）“明心性”与“一天人”既是大人之学，也是君子之学。如果要问中华传统文化或学问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那么答案就是“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心性之学又被称为“真学问”；天人之学又被称为“大学问”。当然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又是相互包含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如果给它们一个总的名称那就是“大人之学”。“大人之学”是讨论“大学之道”“圣人之道”“圣人之教”“大学问”的。而以上所有称谓又可以以“君子之学”来加以称谓。因为我们知道，“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余英时语）。

儒学与君子之学重视人的生命方式问题。在儒家看来，人的生命有德性生命与气质生命两种方式。对人生的所有问题的展开，都是建立在对这两种生命形式的认知和作用之上的。《尚书·大禹谟》将这个问题以“两心”来表示。以“人心”来表示人的气质生命，其属性是危险的，对其应该调节和制约；以“道心”来表示人的德性生命，其属性是微小的，对其应该精一和昭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之谓也。在儒家那里，不同的思想家对人身中本存的两种生命方式进行了各自侧重性的探讨。

儒家的荀子抓住人的“人心”的一面，并将其规定为“人性”。认为它的表现就是“好利焉”“疾恶焉”“好声色焉”（《荀子·性恶》），即人性天生就具有喜好功利，喜欢妒忌，喜爱美声美色。而这些从性质上来说乃是“恶”的。所以荀子得出结论：人性本恶。并竭力主张要限制这一人性的无限膨胀。通过“师法之化”“礼义之教”来“化性起伪”，从而使人归于美善。同为儒家的孟子则抓住人的“道心”的一面，并将其规定为“人性”。认为它的表现就是能够生出只有人才具有种种美德。认为人的这种天生的生命情感即是构成人之为人的“良心”。具体又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所以孟子告诉人们，“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一并非外面强加于我的，即我天生就具有的人性，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善”的。所以孟子得出结论：人性本善。所以孟子主张人们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即通过尽显、存养“良心”，并修养道德从而使归于美善。

荀子主人性本恶，孟子主人性本善。他们哪一位说得正确呢？究竟人性是本恶的，还是人性本善的呢？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129)

## 内容简介

2023年，电视剧《大唐狄公案》开启古装悬疑剧新格局，也将同名原著小说带回到大众视野中。《大唐狄公案》原著作者高罗佩作为荷兰汉学家，全书以中国唐朝名臣狄仁杰为主人公，讲述其为官断案、与民除害的传奇经历。这部巨著已被译成多国语言，深受各国读者好评，数十年长盛不衰。全套包含14部中篇小说、2部中篇、8部短篇，按案件发生地理位置分为6册，分别为《蓬菜篇》《汉源篇》《浦阳篇上》《浦阳篇下》《栏坊篇》与《四方篇》。

## 作者

高罗佩

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荷兰外交官、东方学家、汉学家。1935年，高罗佩在荷兰莱顿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荷兰外交部工作，曾在多个国家工作，大部分时间在亚洲各国度过。1950年起，高罗佩着手用英文写作自己的《狄公案》系列小说，到1967年逝世为止共创作系列小说二十四篇。除《狄公案》系列小说之外，高罗佩的其他作品还有《琴道》《嵇康及其琴赋》《秘戏图考》《中国房内考》《悉昙——中日梵学史》等。